

你听说/经历过最成功的报复 （报仇）故事是什么？

我没想到，生前一幅作品也卖不出的男友，在死后的作品，被估值千万。

这成了我杀人的「动机」。

但其实，这是一场被密谋已久的完美犯罪。

1.

审问我的人叫安南。

「姓名。」

「许琳。」

「多大？」

「23。」

「和死者关系。」

「情侣，也是发小。」

这是我第三次重复这样的问题。

我的男友吴强死了。

我是第一嫌疑人。

「安警官，我眼睛虹膜缺损，不能看强光……」

我指了指白炽灯。

他了然的哦了一声，随后调低了亮度。

「谢谢。」

「客气。」他伸了个懒腰。「我帮你一个忙，你也得帮我一个。」

他惺忪的双眼突然亮了，像鹰一样盯着我。

「杀人，就是为了那幅画吧？」

我愣住了。

我知道那幅画，《金秋的童年》，是我男友回忆童年所画。

初秋，稻香，夕阳，村庄。

三个孩童手牵着手，奔向金灿飘香的麦田。

我没想到，生前一幅作品也卖不出的男友，在死后的作品，被估值千万。

这成了我杀人的「动机」。

我强忍着愤怒，尽可能保持一个平静的情绪。

「安警官，我很爱我的男友，我没有杀人。」

安南无所谓似的点点头，接着点了根烟。

烟雾缭绕，我看不清安南的表情。

「许琳小姐，把事情再交代一次吧。」

2.

故事。

这是我第三次交代这个故事。

故事的每个细节，我都倒背如流。

我叫许琳，出生在旅顺的孤儿院，我有一个青梅竹马，叫吴强。

我们都是孤儿。

记忆中最幸福的事，就是秋天趁着秋风，我和他光着脚丫在麦田里奔跑。

我们笑着，闹着，好像永远没有烦恼。

他是绘画领域的天才，12 岁那年破格被艺术学校录取。临走那天，我们最后一次徜徉在金色麦田，阳光中他牵着我的手，将他珍贵的贝壳手串系在我的手腕。

我问他。

「吴强哥哥，这是什么？」

「这是我最珍贵的贝壳手串！」

「呀，谢谢哥哥，真好看！」

「许琳，等着我，长大后，我娶你。」

18 岁，我们正式在一起了。

我们在杭州租了一间小房子，过上了蜗居的生活，最大的负担是学费，但好在一位泰国富商看中了吴强的才华，将学费包了下来。

毕业后，我们开了一家画廊，他负责画，我负责画廊的运营。

但可悲的是，我们一幅画也没卖出去。

吴强开始绝望，他变得厌世，暴戾，开始赌博，以酒精度日。他放下尊严开始画假画，但每次画完，他又将画好的作品撕了个粉碎。

他说：我活到今天，不是为了临摹这些狗屁。

三天前，我去和朋友应酬深夜回家，却见家里灯火通明，桌子上摆着上好红酒。

他红光满面。

「画卖出去了。」

「喝点么？」

我俩都非常高兴，我们在落地窗前欢快畅饮，我喝得太多，半夜醉了过去。

等我深夜清醒时，晚风已经透过破碎的落地窗拂过我的刘海。

吴强站在了落地窗前，他没有回头看我。

他说。

「只有死亡，才能洗清一切罪孽。」

他说完后，冲着夜色纵身一跃。

3.

这是我第三遍说这个故事。

但在我心里不知把这个故事说了多少遍。

我已经瞒过了两个警官，所以我认为，也能理所应当的瞒过安南。

但他听完我的讲述，起立鼓起掌来。

「许琳小姐，很出色的故事，我要是个听故事的，我一定给你付费。」

「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我愠怒道。

「因为故事就是故事，故事就有漏洞。」

他站起身来，开始踱步。

「第一，画卖出去了，吴强高兴还来不及，又怎会突然跳楼？第二，深夜出去应酬，是和哪个朋友？第三，邻居说事发当天楼下停了一辆奔驰车，是谁开来的？第四，手机的确有 20 万汇款，但汇款账户是泰国的，和当年资助的账户竟然是同一个。」

他走到我的背后，声音很轻，却像一把刀锋拂过我背后的汗毛。

「我们查了，那个账户和大奔车同属于一个人，他叫李阳。」

「许小姐，李阳这个人，你该很熟悉吧。」

4.

耻辱。

认识泰国富商李阳那年，他很年轻，至少比我想象中年轻。

我原本认为，所有和富豪牵扯关系的人物，要么是年近半百，要么是大腹便便。可他都不是。

他是个华侨，大概 20 岁的年纪，整个人很消瘦，脸两侧像被刀削过，白衬衫像盖在骨架子上，皮肤白皙的接近病态。

他对吴强说：

「等咱们下次见面，你要成为有名的画家。」

「另外，好好照顾许琳。」

那时候，我只认为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愿意为捉襟见肘的吴强提供学费。

只是很多年后我才明白。

当猎人狩猎猎物时，弓箭的名字就叫作「虚伪」。

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下一次见面时，是在吴强死的前两天。

那天我出门买菜，回来时看到停在画廊门口的大奔。

在车的一旁，是吴强和李阳的激烈争吵。

「你活到今天，不是为了临摹这些狗屁！」李阳吼着。

随后他冲进画室，将吴强临摹的画作撕了个粉碎。

吴强满脸通红，像一只斗败的公鸡。

当李阳怒气冲冲跑出来时，他看见了我。

他的目光柔软了下来。

我们对视了几秒，他回头冲着吴强再次骂道。

「吴强，你配不上许琳。」

之后，关上车门，扬长而去。

从那天起，吴强更消沉了。

甚至连假画的生意也不愿做。

高利贷几次三番的登门，他却已经变得无所谓。

「我就这一条烂命，他们喜欢拿，就拿去。」

我轻轻将头埋进他的胸膛。

他不能死。

他是最爱的人，为了救他，我不惜一切代价。

5.

安南用笔敲击桌面打断了我的陈述。

「证据显示，吴强债台高筑，利滚利都快 40 万了，你拿什么救？」

「我有我的本钱。」

「本钱？」

「唯一的本钱。」

他眼睛微眯，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不后悔？」

我紧咬着下唇，想着当天发生的一切行为。

「后悔，但我别无选择。」

「他出价多少？」

「20 万。」

「20 万买了我的第一次。」

6.

我和李阳在手机上谈妥了价格。

我以为要去他的酒店，却没想到他载着我去了一处废弃工厂。

这是他的怪癖。

我们穿过车床，来到工厂加工间，找到了一个相对私密的房间。

他点了根烟。

同样被点燃的是李阳。

他一改往日的文弱，十几分钟后，是一声耗尽全部力气的哀鸣。

「啊——」

他倒塌在我的身上，手摸到了操作台上的泪水。

我绝望悲哀的泪水。

他说：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深夜，我回到了家。

家里灯火通明，桌子上摆着上好红酒。

吴强红光满面。

「画卖出去了。」

他举着手机，短信里赫然是 20 万的转账记录。

我心情复杂。

我尽可能地咧出一个笑容，掩饰着我的泪痕和疲惫。「喝点么？」

我故意让自己的喝的很多，试图用酒精去麻痹所有的不快。我不知何时醉了过去，等清醒时，吴强已经站在了落地窗前。

「吴强，你干什么！」我惊道。

「钱怎么来的？」他声音冷的吓人。

「不是卖画么？」我躲避着他的目光。

我眼光一扫，看见了他脚边的手机。

是我的手机。

他查了我的手机，自然就看见了我和李阳的聊天记录。

一股绝望感油然而生。

「不，吴强，不是你想的这样的，我是为了你……」

「你别过来！」吴强吼道。

「我求求你，别这样……」

我不敢靠近，只能跪在桌旁不住的痛哭道歉。

「我是为了咱们的日子，吴强，我爱你，我从头到尾就只爱你一个人……」

吴强看向我的眼神不带一丝光泽。

他转过身，面向夜色，缓缓道。

「只有死亡，才能洗清一切罪孽。」

接着，纵身一跃。

7.

我如虚脱般倒在座位上。

审讯室很凉，但汗已经湿透了外衣。

「为什么第一次不说？」

「一个女人，出轨，还用身子换钱，很光彩么？」我反问道。

安南又点了根烟，接着开始翻阅资料。

等待的时间是漫长的，我不住地握紧着双拳，我希冀着他能微笑地和我说话。「许小姐，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他不会发现的。

他一定不会发现的。

只要他不发现，我就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所有人就都不会有事……

突然，安南停了下来。

他再次看到了那副《金秋的童年》。

初秋，稻香，夕阳，村庄。

三个孩童手牵着手，奔向金灿飘香的麦田。

他突然笑了，点了第三根烟，问我。

「李阳到底是谁？」

「什么？」

「李阳，到底是谁？」

我崩溃地吼道。「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还要问什么？你还想我怎么样！」

安南笑了。

「许小姐，看看吴强这幅画吧。」

「这幅画上，有 3 个人，我相信吴强是想告诉我们，在孤儿院的时光，除了你和他之外，还有一个孩子。」

「这个事情很好求证，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他凑到我的耳边，轻轻道。「许小姐，另外的那个孩子，就是李阳吧？」

我浑身如过电般瑟缩了下。

我不是这个男人的对手。

他猜对了。

8.

我叫许琳，出生在旅顺的孤儿院。

我其实有两个哥哥，一个叫吴强，一个叫李阳。

我们都是孤儿。

记忆中最幸福的事，就是秋天趁着秋风，我们三人光着脚丫在麦田里奔跑。

初秋，稻香，夕阳，村庄。

好像永远没有烦恼一样。

吴强像火，热情而焦躁，李阳像水，平静却温柔。

虽是性格迥异，但在情窦初开的年纪，他们同时喜欢上了我。

他俩都是绘画领域的天才，但坏消息从城里传来。

艺术学校的名额只有一个。

那天，他们约定在麦田里抓周，抓到短的稻穗，就去上学，抓到长的，就要去泰国打工赚学费。

我是他们的见证人。

最终，李阳输了。

他强咧出一个笑容，之后拍着吴强的肩膀。

「没事，等咱们下次见面，你要成为有名的画家。」

「另外，好好照顾许琳。」

临走前，他在麦田里坐了一夜，第二天，只在麦浪中留下了这幅送给我们的画作。

《金秋的童年》。

9.

安南看着《金秋的童年》的复印件，愣了。

「这是李阳的画？」

「是，不然你以为，那个一幅画都卖不出去的废物，能画出这样的杰作？」

「废物？」安南惊讶于我对吴强的称呼。「你……」

「对，废物。」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愤怒冲昏着我的头脑，我双拳狠狠砸在审讯室的桌子上。

「吴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他死有余辜！」

10.

我想让吴强死。

我太想让吴强死了。

很多个深夜，我都诘问着自己。

如果再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还会不会选择吴强。

但无论我问多少遍，得到的答案都只有一个。

不会。

我后悔。

我好后悔。

我不想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不想过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不想心惊胆战地躲避着高利贷追债。

我对吴强的爱意，早就消磨在了平日的谩骂和争吵中。

李阳的回来，让我重新看到了希望。

11.

那天我买菜回来，看见了李阳在奔驰车前和吴强争吵。

那时我才知道，李阳在泰国，发了大财。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

消瘦，柔弱，皮肤白皙的病态。

他撕掉了所有吴强临摹的假画，怒道。

「我供你，你就画成这个德行？」

「你活到今天，不是为了临摹这些狗屁！」

临走前，他看见了我。

他的眼光瞬间变得温柔。

「吴强，你配不上许琳。」

那一刻，我知道，李阳仍然喜欢我。

他对我的喜欢，是我唯一的本钱。

12.

我单独去找了李阳。

在加工厂，我将我的第一次完整地交给了他。

我们鱼水合欢，快乐非常。

事后，他将我搂在怀里。

他说：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13.

深夜，我回了家，准备和吴强做最后的了断。

出于仁义，我让李阳留给了他 20 万的分手费。

家里灯火通明，桌子上摆着上好红酒。

吴强红光满面。

「画卖出去了。」

「喝点么？」

他笑着道。

我心里冷笑：除了我以外，谁会买你的废品？

「吴强，咱们分手吧。」

他愣住了。

「许琳，你说什么……」

「我说，分手。」我声音冷的吓人。「我受够和你在一起的日子了，你这个无能的废物，这钱你就自己留着还债吧！」

我说完便转身离去，吴强三步化作两步冲过来，一把将我揽在怀里。

「不，许琳，我不能没有你！」

我疯狂的挣脱了他的怀抱。

「废物，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模样？」

「我已经和李阳在一起了！他比你好千倍，万倍！」

「从一开始我就该选择他，是你这个该死的应该去泰国！你该死！」

我疯狂发泄着多年来心中的不满，言语像刀剑一样伤害着眼前的男人。

吴强双眼血红，浑身颤抖。

「许琳，你真的想我死么……」

「你如果死了，我做梦都会笑醒。」

吴强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刺激，惊恐地倒退着脚步，接着，他惊叫一声冲向了落地窗！

14.

我如虚脱般瘫在了座位上。

「安警官，这下，您应该满意了吧。」

他若有所思地看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当警察么？」

「和我无关。」

他耸了耸肩。「那倒也是，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

「因为我不想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想放过一个坏人。」

他拿出档案里最早的照片：一辆奔驰车停在小区楼下。

「错过任何一个细节，都将远离真相。」

「邻居提供的口供，奔驰车在小区楼下停了好久才离开。」

「经过我们的调查，这的确是李阳的车。」

「车为什么没有离开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李阳一直没走。」

「他没走，就是要和你一起找吴强。」

我的心脏瞬间被提到了嗓子眼。

「不，他不在，是我自己开车来的！」

「一个谎言就需要千万个谎言。」他摇摇头。「许小姐，你根本没有驾照。」

他的手扶住了我的肩膀，点了第四根烟。

「李阳当然恨吴强，恨他抢走了自己的上学机会，恨他抢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

「他要这多年的不甘和委屈，当面向吴强发泄出来！」

「他要当面告诉他的对手，你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不！

不要再说了！

不是这样的！

「你闭嘴！」

「你在帮李阳隐瞒！」

「我没有！」

「是李阳把他推下去的！」

「不，不！你在胡说八道！」

「你必须帮他隐瞒，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在一起，你才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不，不！放我走！是我逼他跳下去的！」

安南步步紧逼。

「许小姐，我告诉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早就有了决定性证据！」

他拿出一张化验报告单。

「这是吴强手臂上的汗液检测，检测到了另一个男人的汗液，这次，你怎么说？！」

什么？

我如遭雷劈！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安南看着我难以置信地眼睛，将化验报告单摔在了我的眼前。

他悠哉悠哉地坐回了原位，点燃了第五根烟。

「最后一次机会了，许小姐。」

「事发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5. 真相

吴强显然不敢相信我说的话。

「许琳，你说什么……」

「我说，分手。」我声音冷的吓人。「我受够和你在一起的日子了，你这个无能的废物，这钱你就自己留着还债吧！」

我说完便转身离去，吴强三步化作两步冲过来，一把将我揽在怀里。

「不，许琳，我不能没有你！」

「放手！」我惊怒交加，疯狂地挣扎着，但男女有别，他的双臂将铁一般将我箍住。

「许琳，我爱你，求求你，别走。」

「我改好么？我会好好改的，你相信我！」

「我去打工，我再也不赌了，最后给我一次机会！」

「你给我滚开！」

「嘭。」

李阳冲进房间，将吴强狠狠地拽到一旁，紧接着，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

我害怕地躲进李阳的怀里。

「你，你们……」吴强傻了。

「是啊，我们在一起了。」李阳骄傲地看着他。「吴强，你不配和她在一起，你能照顾好她么？你看看自己现在的模样，连一只丧家之犬都不如！」

「啊！」吴强怒吼一声，用尽全身力量将李阳掀翻在地，但由于醉酒的原因，吴强身体明显踉跄起来。

李阳被压的满脸通红，他趁着吴强脚底打滑，抓住机会猛地一推。

「不要！」

吴强彻底失去了平衡！

「吡。」

玻璃破碎的声音。

等李阳再反应过来，眼前只剩下破碎的落地窗。

吴强已经从 9 楼坠下！

吴强死了！

我俩惊魂未定，平复了好久，才做好了打算。

李阳先逃回泰国，而我则准备了这条天衣无缝的口供，等到时机成熟，再去泰国找他。

16.

泪水止不住地流。

「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都说了，我全都说了……」

「我真没想过他死，真的没有……」

安南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他熄了烟。

「其实，我骗你的。」

我愣住了。

「即便确实有汗液，等警察赶到，汗也干了。」

「你诈我？」

「兵不厌诈。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了解真相。」

「你他妈……」

「许小姐，我提醒你，袭警可是重罪。」

我呆住了。

我完完全全被眼前的男人掌控。

我跌坐在座位上，整个人崩溃到无法自制。

我知道，李阳也难逃法律的制裁。

我已经出卖了我所有的一切，我已经一无所有。

安南微笑地看着我现在的反应。

我也终于等到了我想等到的话。

「许小姐，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17.

这是安南今天的第八根烟。

只有在碰到解决不了的麻烦时，他才会抽个不停。

已经两个月了，仍然没有抓到李阳。

这中间自然有跨境警方配合不畅的因素，但总的来说，是李阳这个人。

像是人间蒸发了。

泰国警方调取了李阳的身份信息。

和许琳描述的一样。

消瘦、柔弱、白皙的病态。

但根据资料显示，在 3 年前，他就已经失踪了。

不仅如此，从那次提审过后，安南也再也联系不到许琳，据朋友说，是出国散心了。

安南驱车来到了旅顺。

百无聊赖，他想去那所孤儿院看看。

他来到了孤儿院的旧址，曾经的麦浪被推土机推平，盖上了整齐漂亮的洋房，洋房的对侧，是一望无尽的碧蓝大海。

安南找到了曾经的院长，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他就住在洋房边，每天都来海边转转。

「老伯，和我说说孤儿院的事儿吧。」

老伯虽上了年纪，但聊起孤儿院却劲头十足，多少年前的事儿都能娓娓道来。

他说了很多孩子，但说得最多的，还是李阳和吴强。

「当初最皮的，就是吴强，这小子，霸道得很。现在他该是个画家了吧？也不知道去了社会，吃到教训没有。」

「李阳就听话多啦，可惜没福分，后来去泰国打工了。他那样温柔的性格，只怕到社会也要挨欺负……」

「李阳是个怎样的孩子？」安南饶有兴趣地追问道。

「好孩子啊，特别好的孩子啊。」老伯感慨道。「想起李阳我就心疼，这孩子从小就身体不好，能活下来都是侥幸，别的病都不说了，你知道嘛，这孩子眼睛不好，刚出生就眼睛有问题，没法看强光，他……」

安南瞬间汗毛直竖。

一股寒意从脊背顺了下来。

虹膜缺损？

虹膜缺损的不是许琳么？

「老伯，你认识许琳么？」

老伯茫然地摇摇头。「许琳？我们孤儿院没这个孩子。」

「没有？老伯你确定？」

「嘿，我们孤儿院 23 个孩子，姓名性格我全记着，差不多了！」

「是李阳眼睛有问题？」

「没错，每回三个人往麦田里跑，李阳都是闭着眼的。」

安南大喘着气。

他赶忙掏出手机，打开了那副《金秋的童年》。

他颤抖地问。

「那这个……小女孩，是谁？是谁！」

老伯看着画作中间的小女孩，眼睛变得浑浊。

「我真是不愿意提起，一想起她，我就心痛啊。」

「这幅画，就是这她画的呀，她跟我借了水笔，说要画一个童年送给她的哥哥们。她画得可真好……」

「要不是吴强带她去海边，她意外溺死在这片海里，去艺术学校的，就该是她呀……」

错了，全错了。

安南只感觉每一个汗毛孔都战栗了起来！

他甚至有些结巴。

「老……老伯，这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

「她的名字好记得很，这画上就有啊。」

「她叫金秋，金色的金，秋天的秋。」

18.

这是个没人知道的海岛。

海水拍岸，阳光温暖，我喜欢这样安静的地方。

如果金秋还活着，也一定会喜欢这里吧。

如果那片麦田还在，多想能一直和她生活在那里。

好像，永远都没有烦恼。

金秋被选中去艺术学校读书。

我和吴强在麦田里抓周，抓到短的，就陪着金秋，抓到长的，就要去泰国打工。

我输了。

金秋哭得很伤心，我安慰着金秋，拍着她的肩膀。

「没事，等我回来之时，你要成为有名的画家。」

为了金秋，再苦再累，我甘之如饴。

之后，我转身看向吴强。

「好好照顾金秋。」

我去泰国之前，金秋在麦田里坐了一夜，她用油彩画了一幅油画。

——《金秋的童年》。

她说，等我回来时，她一定成为有名的画家，之后，会把这幅画亲手送给我。

这是我和她共同的约定。

但我没能想到，为了这唯一的入学名额。

吴强竟然残忍溺死了她。

一个不到 10 岁不会游泳的孩子，怎么可能和吴强一起跑进深海？

开始，我还对吴强抱有一丝善念，可直到在三年前我回到旅顺，才了解了所有的真相。

从那时起，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要报复吴强。

不惜一切代价。

我花了大价钱，做了最全面的变性手术。

我消瘦、柔弱、皮肤白皙的病态。

这些都是最合适做女人的先天因素。

我变成了漂亮的女人，来到了吴强的身边。

我知道吴强一切喜恶，吴强在我的手中，就如飞不跑的麻雀。

我用了三年，让他毫无疑问地爱上了我。

为我着迷，为我疯狂，为我愿意做任何事。

我们合开了一家画廊，他负责画，我负责运营。

这中间当然有人来买他的画，但都无一例外都被我拒绝。

我转告他，你的画无人问津，没人愿意买你的画。他失望透顶。

我要让他相信，他真的一无是处。

而我，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光束。

我让他染上了赌瘾，让他借了高利贷，让他放弃尊严画假画，再将假画撕了个粉碎。

我怒斥着他。

「你活到今天，不是为了临摹这些狗屁！」

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不再画画了，他丢下了画笔。

他成了失去一切的废人，他的生命里只有我。

眼见着高利贷前来催债，他说：「我就这一条烂命，他们喜欢拿，就拿去。」

我知道，那一刻，他已经彻底放弃了生的渴望。

可我又怎能让高利贷的人要了他的命？

我将他揽在怀里，假模假样的留出眼泪。「不，你不能这么说，你还有我！」

他感激涕零。

「许琳，还好有你，我现在……就只有你了。」

我心底冷笑一声：鱼儿，就要收网了。

19.

那天，吴强以为自己卖出了画。

我用李阳的身份租了奔驰，停靠楼下。

钱，是我用泰国账号打给他的。

让一个人绝望的最好方式，就是给他希望，再亲手把希望泯灭。

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他很高兴，准备好了上好红酒，想要与我庆祝。

「画卖出去了。」

「喝点吧？」

我和他碰杯，聊天。接着看着他的眼睛。

「吴强，分手吧。」

「这不是你买画的钱。」

「这是我卖身的钱。」

他愣住了。

「你……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啊？」

「吴强，你还不懂么？」我苦笑一声。「你真以为你卖的出画？」

「是我！是我为了咱们的生活，为了还债，把自己的处女身给了别人！」

吴强崩溃了。

这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

「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许琳你在骗我！」

「骗你？」我干了一杯红酒，放声大笑。「我有什么必要骗你这个废物？」

「吴强，你什么时候能成熟起来。」

「你这个废物到底有什么用？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你需要靠一个女人来养你！你根本不配活着！」

他像个懦夫般掩面哭泣，他一步步走到落地窗前。

「真的么许琳，我要是死了，你真的会幸福么？」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会。」

「你要是死了，我做梦都会笑醒。」

吴强眼里最后的光泽消失了。

我这束，他最后赖以生存的希望之火，泯灭了。

在他的眼里，他是彻头彻尾的废物，是保护不了自己爱人的懦夫，更是一个被自己所爱之人放弃的丧家之犬。

他彻底沦为了行尸走肉。

「如果我死你会开心的话，那我就死给你看。」

他转过身去，张开双臂，面向深沉的夜色。

他要跳楼。

等下。

等一下。

我缓缓靠近他的背后。

不，我不能让他自杀。

我要杀了他！

我要亲手杀了他！

我要亲手杀了他给金秋报仇！

我将手推在他的后背，在他的耳边，跟他说了最后一句话。

「只有死亡，才能洗清一切罪孽。」

之后，他被我推向了夜色。

在他坠入夜空的一瞬间，我心中一块石头，似乎也跟着他一同落下。

金秋，我终于为你报仇了。

我看着手里的《金秋的童年》，跪在落地窗前，号啕大哭。

20.

七年前。

「李阳哥哥，这是什么？」

「这是我最珍贵的贝壳手串！」

「呀，谢谢哥哥，真好看！」

「金秋，等着我，长大后，我娶你。」

（完）我没想到，生前一幅作品也卖不出的男友，在死后的作品，被估值千万。

这成了我杀人的「动机」。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